三才廣志

欽恤

要語

舜典欽哉惟刑之恤哉

孔穎達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敕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朱子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寬恤之義恭之意不然若作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欽恤之恤耳

又曰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

人罪求以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
又得釋是乃所以為惡耳何福報之有言所為
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
而無罪者不得濫抵也今也法官惑於欽恤之說
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當殺者
莫不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則
率擬皆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當杖當杖
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賕者耳何
欽恤之耳
漢孝文帝禁綱疏闊選擇之為廷尉罪疑者
民是以刑罰
太宗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同措之風焉
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

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縣名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明帝時楚王英以謀逆死窮治楚獄累年坐徙者甚衆寒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為言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降宥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

安帝永初二年旱皇太后幸洛陽寺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各有差即日降雨

和帝末下令麥秋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廼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追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之罪根連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遘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

所從陰也行者斷止之死於違古者擬尊其時哉月令孟冬斷薄刑出輕繫大寒斷薄刑者謂其輕罪也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冬之月可從此令其決斷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章帝時詔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測及也仕者妖言大獄所及橫逮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桓帝建和元年詔郡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徒

謀反大逆不用此書三年叉和元年永興元
年二年俱有赦死罪叉赦罪之令
三年熹年五年六年光和三年中和四年各有
此令
桓帝延熹九年中常侍侯覽等令牢脩上書
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
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
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
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
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不
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
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陳寔
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

遣使者四出相望陳蕃上言極諫帝怒策免
自後無敢復為黨人言者竇武霍諝等復以
為言帝意稍解乃詔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
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初詔書下舉鉤黨郡
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平原相史弼
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
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
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
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
同他郡自有原平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
司誣陷善良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
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
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劾奏弼會黨禁解所

骸甚衆

唐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壙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以葬

太宗親錄囚徒閔死罪三百九十人歸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來乃赦之

歐陽脩曰信義者以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死不可苟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太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者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歸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

之無狀而又縱之而之未刑可以知其為恩德之致爾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其來歸而赦之事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皆不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得鞭背

太宗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之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近有府史取賕不多朕殺之

是思之不審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

太宗嘗有失入者不加罪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入更獲大罪以是吏各自免競就深文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斷獄平允

玄宗開元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寅曰以之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寅論之玄宗以奢汰逸樂政有抑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辯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存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刻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牖民孔易苟欲刑措不用縱罔囹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逋誅歲害既死不平人冤抑者衆矣故善為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為人所罔也

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為幾致刑措上表

馬端臨曰是時李林甫方用事崇獎姦邪屏斥忠直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杖死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失寵被譖無罪同日賜死尚是年事也其為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為刑措之祥何耶

憲宗時李甫吉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租亂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不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乃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宋太祖開寶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深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盖有意於刑措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太宗在御嘗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每能燭隱微嘗親錄禁囚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意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

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擬自居則不情不能
自達矣自是邪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輙親錄繫
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為常後世
遵行不廢
詔京師正旦四立分至及庚戌己巳日毋決大
辟
高宗紹興四年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
理寺奏審
古今事實

勝殘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矣勝殘去殺矣出論語

遠罪

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止獄

刑期于無刑民協行中

止辟

辟以止辟乃辟並出書

獄生措

北齊宣帝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獄內生稆挑木逢蒿並滿每旦圍門虛寂無訴訟者謂之神門出北史

囹生草

隋劉曠為平鄉令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滄出本傳

巢鵲其遊

唐玄宗即位二十年間覩森治乎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刑部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大理獄相傳烏鵲不棲至是巢鵲其庭群臣賀以

幾致刑措出唐志

柳子貞符

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為清氣疏為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斯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云云

人以有年簡于庶　不我而懲是謂衆戚
爲而克大生而爭慢怫　敬閑庶于治

陳貫奏議

今京邑初平所用刑章尤宜謹審一輕一重
理亂所生

李庾西都賦

司刑無冤哭之庭大理有鳥巢之獄

柳氏斷刑論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
云余不得已爲之言焉大聖人爲之賞罰者
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
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
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

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必佚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不為善者懈是歟天下之人而於罪又從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歟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歟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 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冬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

沈約象刑解

舜為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爵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鉆朴楚毒辜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聖智玄遠深得其理致也失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宮之朴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髡則髡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髡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髡者勝民不知冠之髡之為勝也免衆而為衆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不免者少焉以少少為勝乎

故曰法遇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耻民無耻則雖曰劓之刖之皆之朴之而為不畏也凡人之心知患其所為而不知救其所失今夸而訾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蓋皆絶則罪釋痛外則耻藏耻藏則復為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奚宰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耻畢世不藏董將已為以耻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耻也皆以為戒也恐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刑

慎刑

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小司寇之職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布憲憲表也主表禁刑宣掌憲邦之刑禁司之正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誥謹也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劉彝曰必書其刑禁之憲于民若以達于州
河州伯以達于卒正卒正以達于連帥連帥
以達于屬長屬長以達于諸侯諸侯以達
於都鄙而要服以及四海而憲列執旌節以
尺行于四語其意於其令為庶乎其無所
不及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平也圄上也去桎在足梏在手毋肆陳也「掠拷也治止獄訟
陳澔曰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
秦獄名也
方慤曰囹圄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
桎梏可去故曰去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
主乎吏役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由乎

下謂因上所以息之也凡四時所以消除事
而已

夏盡之月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陳澔曰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
定其輕重而施刑也人以小罪相告者即決
遣之不收繫也其有輕罪而在繫者則直縱
出之也

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

陳澔曰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
加寬假

馬晞孟曰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
之政也

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illegible]囹圄具桎梏禁

止姦慎和罪務也時戮也執也和命理之治言故獄訟

謹按 以察獄用而審刑析情審審斷皆當罪決獄訟必

論也正乎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竊

勅云曰慎刑亂當嚴也理治獄官也虞曰士

夏曰大理周曰司寇

吳澂曰舜未發露而藏於內者止之止之而

曰禁則非慎令也罰不發露而戮於外者罪

之罪之阿曰慎則非濫刑也命有司至論持

執慎天之義也命理至論乎衆人之仁也又

縱給之曰戮有刑嚴斷刑蓋雖命有司以稽

執然所戮皆有罪之人未嘗及無辜也則義

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以論乎然苟或當刑

斷之必嚴未嘗放失也則仁之中有義焉

大賢以將行尚以順天之義爲立狩以獲人之仁行乎其間矣許以然若天地之氣始嚴意故順天者亦當嚴急而不可以寬緩也蓋有寬緩之意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方慤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致曰申嚴則且言嚴陰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致其討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誠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不必斬殺斬必當慮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在人所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撓則在

下者不伸陳斷執不當則以或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撓罰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謂歟

季秋之月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陳澔曰獄吏治獄容無阿私必是正則當察之疵斂犯罪者不至掩蔽其出直也

漢章帝元和二年旱賈宗上疏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散泄招致旱災下其言公卿議陳寵奏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冬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一月陽氣上通雉雊雞

氣州以爲孟啟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流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禮記在事秋之月和帝時魯恭上疏曰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後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秋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之罪根連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臣愚以爲今決獄案考皆以

立秋爲新以收斂萬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利

爵以清矣

清天肅氣然欲六月教人大理少卿總緝周爭

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欽

高曰六月豈無冤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胡寅曰則天而將人君之道豈舜禹湯文武

之盛由此而已文高所言王言也問其事則

非也憲天者以慶賞法春夏以刑威法秋冬

雨露猶人君之恩澤雷霆猶人君之號令生

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當殺物惟

文天則循遲而氣然殺人其害天多矣

唐制京師之明刑部月一奏御史大行之每歲

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

日氣雨及夜未明假日斷屠月皆停死刑京師
決死獄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涖
之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
之疾病給藥醫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刑部
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閲獄囚杻校糧餉治
不如法者

宋太祖開寶二年五月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
繫之苦下詔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
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能自存者給
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上罪即時決遣無得淹
滯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誡官吏歲以
為常

太宗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

罪名其繁日數以關刑部與京師察

古今事實

哀矜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明慎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盡心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伏念

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當見

五刑之疑者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

閱實

閱實其罪

簡孚

簡孚五辭正于五刑簡孚有衆

欽恤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無刑

刑期于無刑

止辟

辟以止辟乃辟並出書

澤流

漢張歐為御史大夫未嘗按人言焉以為長

有亦不敢大數上其欲事倚可卻削之不可
若不得已寫諦注而而封之其從人如此

夫涵同

杜綫寫許沙諸陵點毋令日其欲帶去涸洞
為食官屬盛其器也

注丹筆

盧吉寫及厨妻執此持丹筆相向注曰吾可
使一人盜禍及子孫

召平虎

派傳師容子言濤宣州於天治明天不敢閏
謹重刑法無斷微召慕府乎犯輕重不令乃
論决

許霞長

徐堅字元固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書言
因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紀大逆詔
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一有
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樹下
之無副通良使人咸稱平臣請如令覆奏則
死者無恨

刑

省察

周礼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玄曰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為治獄吏褻尊者也不躬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

以八辟法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鄭玄曰親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若今廉吏有罪先請

是也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勳者立功者貴若今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勤謂憔悴以事國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

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

鄭玄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又曰今之奴婢古人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孥戮汝

掌囚凡囚者王之同族拲手木其有爵者桎足木其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丘濬之按刑以弼教先王之刑無不寓教之意焉先有罪之人刑為戮具以固囚之宜若

無所惻然而於王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
罪或爵或投而已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
行刑及所刑者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
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奏而適
朝若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加明
梏爲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後
世刑人書其罪以爲招狀揭之於其首蓋本
諸此

掌戮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
罪麗於法者亦如之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
之于甸師氏

李覯曰先王之於親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
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共也

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爲君者私其親

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爲臣者私其身

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曰私則五刑

之屬三千止爲民也慶賞則貴者先得刑罰

則賤者獨當上不愧於下下不孚於上豈爲

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

於法其所以不肆市朝而殺於甸師氏者爲其

人恥堪使人見之也

禮記曲禮曰刑不上大夫

陳澔曰大夫或有罪以八議定之議所不赦

則受刑周官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

而適甸師氏此所謂不上大夫者言不制大

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縣縊之也）縊于甸人

其刑罪則纖（割音殲也）纖剸（剸也）亦告于甸人公族無

宮刑獄成有司讞（讞議也）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

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

宥（宥寬也）寬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

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

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

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

哭之

鄭玄曰甸人掌郊野之官不於市者刑隱之

也

大戴禮曰刑不上大夫為古之大夫有坐不廉

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婬亂男女無別者則曰

帷薄不修罔上不忠為對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對曰下官不職于罔之紀對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者也其有罪者聞命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正濟云按大戴禮此段與賈誼疏同蓋古有此制誼疏之以告文帝戴德集禮記以備此為其節聖又刪去之止存其首句耳人君觀此可以得待臣之禮而人臣觀此其有罪者亦知所以自處也

春秋左氏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
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亦不免其身以
棄社稷不亦惑欤
漢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
皇帝而知名者謂仕宦而皇帝知其名有罪當盜此也械
者皆頌音容繫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
當刑者皆免之
馬廷尉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漢之侍公卿大
夫與士庶無等級皆習秦氣象蕭曹秦吏習
見不知改而何亦自當之惠雖差五等式
然將以為恩惠不若令法文帝將絳侯下獄
賈生極言以諫然終不能變也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

孫私所無蹊廢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
容而礼之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
市之法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夫嘗已在貴寵之
位今而有過發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
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
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

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
也雖有禍亂猶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
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
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
上以請廷尉以聞

元康四年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羅于文法執于囹圄朕甚憐之自今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武帝時二千石有罪先請宣帝時入詔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成帝時梁王立相禹奏立然望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病狂始以惡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無益於治道汙穢宗室以

内亂之忌板為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隆
諱傷朝廷之隆華聖德之風化也前者之將
知其初治之也臣已案驗本㝢宣及王辭一服
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
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
疏德之為宗德刑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
子由是寢不治
哀帝特丞相王嘉下獄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
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
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
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四海咸服嘉罪名
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為起疾
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

示臣之以義誅之以行推嘉寺罪足雖為大臣
括髮囚械裸躬就官非所以重國體宗廟也
唐 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之
設踞死於家疾病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
孫入侍
唐太宗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
身擗引囚至以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
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為伍乃詔自今三品
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胡寅曰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使與諸
囚同引得待臣以恥之道矣然諸囚蓋引而
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寬抑款問訴
於君而止於朝堂為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

禹天爲誠實在朝廷而楊素以任謂東宮誤
之朝堂雖近天子之居至是遠於禹里太宗
不欲決三品以上與諸司同引刑引可也
玄宗開元十年湖廣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
張嘉貞奏請決杖張說進言曰刑不上大夫以
其近於君者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且律有八
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不可輕不宜決罰上然
其言
涉齋曰唐太宗自臨治矣以部陳不整命大
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貴士
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
已非治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羽皇
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

黔彭州刺史姚崇爲宰相弗從止廬懷慎表
言瓖明將重善行也若小望共詮録上深納
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阿以救人輕啟加
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致刑矣

正今事實

流宥

流宥五刑

罪疑

罪疑惟輕

畫衣

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

出漢文詔

出[illegible]

金作贖刑謂使所入刑出金以贖罪也並出

書

問有子否

吳祐爲膠東相有母丘長者殺人論刑祐問
有子否長曰有妻無子乃緣其桎梏令妻入
獄有孕然後行刑泣曰何以報謝後生子以
吳爲名

宜從棄死

鍾離意字子阿爲瑕丘令有丈人行盜意不忍
行刑罷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之君以義刑人
之子宜從棄死

公累獲

袁蹊爲洛陽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赦之

不固執不貫高因人氣無過甚去太甚為若
德施以法雖子不得于父況臣得事其君乎
蓋公累
孔罪悉原
唐太宗親錄囚徒閔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
還家期以明年秋就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
後者太宗嘉其誠

刑款

仲寬

周礼大司寇以肺石赤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無兄弟獨無子孫老幼之欲有復復猶報也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鄭玄曰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王安石曰立三日然後聽之則又恐民之瀆其上則上瀆於而不謀雖誠無告反不敢治矣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文石平罷民焉右肺石赤石達窮民焉

宋史曰嘉石設於左平罷患之民使之司寇

於善肺石設於右達窮困之民使之申其情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

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鄭玄曰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窮

謂窮冤失職以惡於王從得也

王安石曰路鼓四面示欲四方無所不達大

寢之門外內外之若其近焉欲其聞之達

也

漢明帝聽窮治楚王英謀逆獄者累年係獄者

數千人其八多引到侯將所未嘗相見者侍御

史寒朗上書言其冤帝曰那如是何故引之對

曰其人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

謂是如是何不平辰怒揔之左右首引去謂曰
願一言而死回臣方因在事若咸共言妖忌大
故臣子所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憂是
以方一連十方十連百反亡卿相曾陛下聞以
得失皆是能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
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餘合口雖不言而即
屋竊嘆莫不知其冤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
言誠死無悔帝意解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
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唐高宗將唐臨為大理卿高宗嘗錄囚因前卿所
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
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嘆息良久
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武后將告密者諸人奴告主以求加賞竇德妃
父孝諶妻龐有奴妄為妖異恐之請夜祠禱解
奴因發其事置於御史薛季昶誣奏以為厭[illegible]
咒祝詛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御史徐有功訟
冤有功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
惡逆付法司法司處有功罪當絞有功嘆曰豈
我獨死諸人皆不死耶既食熟寢太后召有功
問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
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曰是龐氏得減死
左今事實

令軒仁軌

初東倉折衝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
罵陳倉尉列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

怒命斬之德不辭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
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尉百姓辱
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許色自若觀謁何測
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可也試曰隋
末百姓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曰
擢仁軌爲櫟陽丞

詔下君集

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
競爲盜竊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
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
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覆君集
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惟錄其過
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雖貪

可賞若其歎饋雖意可誅以爭漢之李廣利陳湯昔之王濬倚之豬揄虎臂覆罪議 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樂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以觀其微所忘其大過上乃釋之

與萬均對

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帷薄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不二君之逮乎上遽

襍之出本傳

士其吏

太宗自語矣以部陳不整令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輕下士貴吏劉徽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以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遽釋之

惺元中寬

中宗在東宮爲檢校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魏元忠嘗奏曰　先帝之顧且負陛下厚恩不能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而之等恨然因誣侵不讓則其語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詔呈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辯於庭不能決

睿宗乃引張說滿誣說初為許之至是白使
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
然曰說與同逆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
寄相從元忠列說臧令不敢面欺罹元忠之
寃后悟其說

崔寧寃

崔寧為節將歷事在蜀裴冕冕被誘朝廷遂
之遣使者詢狀寧部其發再白其寃使者以
聞
終因以還

李元素為御史東都晉將杜亞亞大將令狐
運會劫盜輸縑於洛北運爲與其下戰逐劫
亞疑而信之暴所親張弘靖悟翔狀且舊亞

吏無麼將武全稱服之孔者甚衆亞請斥逐
訖上詔監察御史楊寧覆全事皆不驗亞怒
初寧同上寧疏罪詔元素馳按亞迎以獄告
元素徐察其冤悉縱囚許以還亞大驚復劾
元素失　罪元素還帝已怒其獄未畢帝曰
出比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
是臣容縱見陛下帝意解即遣還寬狀帝曰
應曰非御史能辨之
出獄付外
崔瑨字從律京兆尹宋中錫爲誣所危　暨
切遂將字取辨若瑨母大理卿王正雅因請
出獄付外母衆治之天下重其賢
慈平質之

李方元字景華為江西刑官有大獄論死者
十余囚方元刺審其冤悉平貸之
當不坐死
見冤獄宋申錫注詳
詔出其冤
唐路隋嶲按獄文州出繫三千人累遷大理
卿冤
從疑其冤
崔從爲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
從疑其冤縱不治俄得真盜
上狀訴冤
穆贊字相明累侍御史陝虢觀察使盧岳妾
分貲不及妾　妾訴之中丞盧召欲重妾辜

贊不能伺其寀相賓參共誣黃貴金樹送獄

獄貴上冤狀詔三司覆治無之出爲邠州刺

史

刑事列傳

張說字道濟字道說恨志乃與崔隱甫李林

甫共　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

表其閣引僧道并竊問將事言署方讖語契

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郎尚書崔鞫之

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

耳列冤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藉藁席

藁家人瓦器饋脫粟鹽疏爲何對妄淚於力

士　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憫然乃

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　餘人

師巫妖蠱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從黃門侍郎左臺監察

御史高昭恭性謹劾人御其淫言誹業桐庐

琅琊李師泓三百餘家為妖蠱覆訟御史覆按

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蓋退方豪　不爲中

明可承因請行果獄直其實

部官盜金

袁滋字德深進度事府司兵部官以盜金下

獄下直其冤

執正其罪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累歷中侍御史乾元

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譴責邑人齊令詵令

佐官人也御之樅怒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

承風以死論雖不直之乃勾其母曰今理樅

樅兄死而雖坐贓理課剝責害剝為大夫

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罪於吾道所安也

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雖贓撫州司戶參軍

密疏申理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

千人論死仁傑釋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

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

成從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 下誤至此

有詔悉邪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

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

流所為立碑

上疏申理

裴度字中立加中書令李訓之禍當宰府咸以逞元凡訓註衆姻黨家悉收逮訊報詞條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多所全活

趙普為蘇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捕盗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賴以得免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時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於州鞫於有司獄吏挾怨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棄之水中罪皆應死若水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乃引示其父母皆泣是也富民父子獨以得免郎太守欲薦之若水

固辭曰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獄吏於何

地太守歎服

東坡吐舌

王介甫與梁子膳初無隙呂惠卿忌子膳才

高輙間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不服母喪子

膳以為不孝作詩譏之定以為恨劾子膳

詩語訕謗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

書救之欲附南京遞府官　敢受乃令其

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又

東坡出獄其從東坡見其　因吐舌色動

久之

歐陽坐降

趙槩除知制誥　歐陽修甥嫁為修從子晟

妻與人誣亂事覺語連及修時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歸范者皆欲反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睽上言者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暗昧之事輕加汙衊所極者朝廷大體不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然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黜亦求去

赦宥

說文赦置也从攴赤聲徐曰赦宜之也周禮司
刺掌三赦之法注赦舍也通作舍前漢博傳嘉
以事居常刑不合注師古曰置也
說文宥寬也从宀有聲徐曰寬之而已不全赦
也
文編赦曰放曰置免曰蠲蹈曰免寬免曰恕恕
曰寬遣有罪曰罷
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又開釋無人
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又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又曰成湯解網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又曰君子以

議赦死

論語赦小過

禮記曰赦從重

王制曰司寇王刑明辟案疑赦之

虞舜眚災

周官司刺掌三刺三宥

獄訟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問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刖也司約曰其不信者服墨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刑之）

秦二世元年誅諸將閭天兵至威下二世人驚

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破之

漢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漢惠帝在位七年惟一赦

漢呂后臨朝八年凡三赦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漢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漢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漢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漢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漢元帝在位十五年七十赦

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
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
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
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
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
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觀其和故動之而和
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
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
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
身設利不改其原雖嚴毆之刑猶難使錯而
不用也

漢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成帝時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中

書識前令騶晉專雜揉替寄不適在赦令前

赦後衛尉章譯奏騶云云天子下御史問狀劾

奏尋素訟數非詔赦前事有詔在還

漢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漢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帝即位詔曰大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

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

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

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以來有司無得

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

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漢赦徙凡一十六次

漢別赦凡二十九次

時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罪死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

光武時吳漢言願陛下諱勿赦而已

元熙元年立皇太后大赦　九年秋大赦

大司農河南孟光負大將軍費禕曰大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

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
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
惠姦宄之惡郗謙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
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
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周旋陳元方鄭康
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
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
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
下不亦卓乎
致堂胡氏曰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
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援以常典而行之於其
間有古愛先現祥瑞祈禱之事則又赦焉不

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符奇瑞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赦如是而已且明哲之君則赦希而賞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控致事而不能及去也數者則遠在邀福而歸諸己也賞者有罪必除負必蠲也文者能自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徒有無

寬挫折者以急征暴賦多殺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省而宣恩必自我謂之內是教者而論殺為百益乎為無益乎君誠以明習問斯而已不亂為戒則所謂按致事而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政事有是有非　可否循罪人若皆有罪豈可不貸有罪而貸則等人奈何甲殺乙而逼殺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不死以殺為備括者此也若曰乙已不平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是也則援乎大不經之文而放之以蕩存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以殺為備括者此也百姓負祖或以罪或以貨或以己糾而不為之際騰或為官司所抑代人而斷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

詞也而百姓有貲紙散印紙罷之言問百如此則以者於甲令者曰凡剏畢從不得過若干分而散令則曰歲大旱其冬剏之百姓者於冬剏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貲紙之散將欲我耳此又湍詬之甚者也盜寇亂賊之人知散之可欺也則肅嗣而爲盜寇亂賊之事使倖僥擇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紙散若干日而散入是將散也不得以散原先爲遠期焉而盜寇亂賊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致有反可恃有冬可使一入閭閻是用散者畢延諸從終以無事而捕匪之吏被傷之主疑竜之人性性又生于是皆良用於盜寇閭里林散亂

賊啃嚙欲裂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也
又甫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
後凡五赦而諸嚙五族之錮又五赦而黄巾
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人雖有罪不輕於十
赦之惡逆乎況黨人無罪而顧忠於己忠除
姦孟以除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
赦此豈直偏枯而已乎川赦等廢已四服尽
廢錮首尾然其能不為人所撑拏戕挑而仆
乎於是董卓因之表紹指之曹操靡之獻帝
為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為所弒而不得赦二
皇子所為教而不得赦諸叙至此無益明矣
明哲之君監史而思衍合非而從是莫若無
用矣舜大禹呂刑周官之法曰眚災肆赦謂

利用爲而害加乎人者也大凡之法曰君子
以赦過宥罪過誤則直肆之罪眚則稍寬之
而已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
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公之法曰赦幼弱老
耄念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與周肆大眚春
秋非之以其無謂而冬赦也孫卿子孔子暮
法乎漢周大易之訊則刑罰不遁可以佐天
之春生秋殺矣失天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
言以勸光武勿赦陳寄於孔明有識者也而
猶甚而赦之卑視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吳
讀陳壽之見乎

記

元帝即位改元貞初大赦

五年沐迎中許昌宮水平御龍舟循泰穎浮程

帝詔令揚州所將吏士民犯五歲刑以下皆原
除之至廣陵赦青徐二州
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即位大赦逋債勢皆勿
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　復之
晉赦凡一百三十皆不當
宋武帝即位大赦改元逋租宿債勿收其犯鄉
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與之更始長徒之
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準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
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
過矣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即位大赦改元
周宣帝大象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時帝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大重而除之又數

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虞書所稱

眚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

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

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豈可數施

非常之恩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

隋文帝受禪即位大赦改元

開皇末王伽為齊州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

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將流人並枷鎖傳送

次宗陽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

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

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

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

脫去行至京師想其能不違期衆皆非議曰心不敢逋伽於是恐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即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

為詐敎良是皆人不如示其敎令而系無由

司新若使官吏知之得人牢手參之背刑

廣不用其何違戒於是推知為罪今改有從

唐唐制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猶降者並者准枉法論徵正贓餘非見在及貲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降原諸赦前斷罪不當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即依輕法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役流若事須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謂婚姻良賤

戒私限外藏匿應改正收後改定依前之類

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上受隋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將赦令既下而王貫餘黨尚有逃從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請曰令茲大赦既云常赦不原者皆赦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更新因何既赦而復從之並世充尚容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上從之

六年上親錄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歸于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乃詔悉赦之

曰歐陽氏曰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

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

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

罪而一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

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

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

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

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

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法者

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

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十七年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赦天下二年三年

三月赦天下

六月上崩高宗即位赦天下

上嘗謂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言曰

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即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天册萬歲元年正月大赦

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表言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理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

御行降皇恩如劍村庾戢樂輝光咸爲各盡

結正罪當斷決獨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諧

延筆寫覺宥用使俗多稱悖特罕無儁爲善

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傲倖若乃方其正

言之士守善疾惡之人每欲攬譽哩輸象應

（儲同張開萊柏房元去提賊以安人而過赦）

無以啟其僥倖恩無所施其巧古語云小人

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今後願節於

赦使黎民知禁奸宄肅清人海內共深九品

以上每歲遂啟必精擇無遂使雖衆表於清

良豪被多於本務皆宗非德黍位竿才望稍

息訟恩使相善者逾敬忠勤無才者咸知勉

蘭院參太后簡嘉之

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大赦

容齋洪氏隨筆曰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例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此判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此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即位大赦

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曰切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遇赦則有罪者幸免無

罪皆衝冤衝冤者何殊見赦者何親冤氣升
聞乃所以致災非殊災也小民遇天災則吾
皆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赦我以赦災如
此則赦者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
以赦爲惡之人而變災為福是則天助惡民
也或以天降之災警誡人主豈以濫矜有罪
而能救其災乎上嘉納之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
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諸方薦論動踰數
百以至藏典書吏傔伶奴僕初命則至衆皆
脩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
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
大將軍以上十人它州止聽都押牙都虞候

孔目官同除但各本道遷職名而已

按赦之為言宥有罪之謂也後來之赦非獨宥罪而已又從而推恩焉於先有罪者幸免無功者超遷刑賞俱失皆由於赦其無益而有害也明矣

宋朝赦宥之制其非常覃慶則常赦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釋雜犯死罪以下皆謂之大赦或止謂之赦雜死罪減一等而餘罪釋之流以下減等杖笞釋之皆謂之德音亦有釋雜犯至死者其恩霈之及有止於京城而京兩路一路數州一州之地者則謂之曲赦

乾德元年十一月郊大赦

太宗即位大赦改元

太平興國三年郊大赦

如詔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申從延赦後京朝

幕府州縣官犯入己贓除名配諸州者縱逢

恩赦不在放還之限

端拱元年大赦

景德元年上玉皇聖號祀寶冊大赦

天禧元年十一月郊大赦

江南提點刑獄范應辰上言伏覩辛亥制書

當赦不原者咸除之謹按呂刑云兩造具備

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

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緣是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來許矣臣今所部州

軍通計而被宥者雖多觸害而實擇者亦衆

益以無益之事輕斷救其自計是為方諦斯
從縱其風熾狃于忿心郎弱受辱強梁肆恣
或奪家噴命登室屠財或持刃殺人肝腦塗
地或縱火焚舍經當蕩空至有斜輕生之徒
為強劫之盜公行武害以奪資諸巡警之官
上遞下送設謀緝捕冒險闘敵科罰者伍薄
責令尉以並敗獲令止與利逮此寧恩亦觸
其罪悉又配為卒伍或給衣糧令力耕之人
有受其寒餒者而此輩李觴以聚月賦以業
又何異賞人為盜者耶與夫獲則救之言殊
矣望自今應有知救在逃而因為罪戾若救
後影贓情理切害者死罪以下止逮減一等
救前投人劫財救後雖不復為若因事捕獲

決隸遠惡州軍其殺人放火劫財貨已依赦配不減者如吏配逃亡欲傳之罪依崇軍例科斷其重罪該原而情理切害者所在長吏籍其犯由若干照憲綱不以罪之大小崇綱奏裁其州縣官吏海利受賂望止原其罪而削其官以申警戒為上覽之願嘉其忍心然以赦數則不可無之資難也

至和二年八月赦京輔

嘉祐元年正月大赦

八年上不豫大赦

帝在位久明於人之情偽惡意人評論爭一時士大夫亦習為博厚而小人眾同遂上書疏過失又赦按人之赦前事翰林李士衡方平

言中外官多從人積年罪狀又奏劾事狀諸
不以赦原咸使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
相沿歲遠談成僥倖素規錄善義則不然自
今有類此者請以故違制書坐之其後御史
呂誨復以為言詔曰比者中外多上章信人
過失暴揚詆驗之罪皆案無證之詐或外誣
公言內緣私忿訟欺慢昧苟陷善良又赦令
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奉掇赦前事
殆非信命令重刑罰使人洒心向　之意也
自今以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訊之至
於言事之官宜務大体非事關朝政自餘小
過細故勿洞察奉
英宗即位大赦

治平三年大赦

仁宗世大赦二十二曲赦五德音十五録擊
因五十八英宗世大赦二德音三録擊因十
其赦常赦所不原罪惟仁宗英宗即位及明
道中太后不豫行之然明道所行人以爲濫
既而詔赦人者雖會前赦皆刺隸千里外牢
城世或謂三歲一赦於古未有景祐中言以
爲三王歲親祀圜丘未常無赦自唐兵興以
後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
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是猶使爲惡者）
怨不能自新將復爲惡不能無怨將悔爲善
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罷
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或謂未可冬

慶即揹命有司前期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州縣須詔到敍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詔令內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嘗行

神宗即位大赦

詔曰大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起訟獄苟有誣訴戚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謂使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申詔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毋得依前舉劾具案取旨否則以違制之罪

熙寧四年大饗明堂大赦

七年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曰湯

畢以六事自責因致不御歌若正歲三赦是致不御非所以弭災也乃止

五年景靈宮成大赦

六年郊赦

大理少卿杜紘言赦書以赦降日昧爽以前爲限非次恩霈人難預期請依德音例以赦到日爲限從之

元祐八年赦

元符二年以西邊進築畢州赦陝西河東

政和四年癸巳赦

知興仁府夏鵠言諸路奏獄有開祖父母爲人所毆而子孫救之以致死者並作情理可憫奏裁多免流配若遇赦則不復奏裁即作

閤掇摘埋拔骨沉配是不遇赦宥乃幸遇赦
者而不幸請間今雖遇赦亦令奏裁從之
欽宗即位大赦
靖康元年五月赦河北
神宗大赦凡十一即位覃恩一南郊明堂
二星變一崇災宮成奉安一帝不豫祈福一
立皇太子一曲赦凡十一兩京鄭州河陽以
山陵畢役河北諸州以水災地震西京以奉
安二后神御河東陝西以師旅熙河秦鳳以
城復而熙河獨再廣東西湖南以交趾平賴
昌府以
帝藩邸受封梓州路以先人子德音凡八以
冬無雪以皇太子生以日食正陽之月者再

以奉安中太一以

慈聖光獻皇后弟豫以山陵後土以四后升

附親錄在京擧因凡十五又諸路者一又四

京有一

哲宗大赦凡八即位覃恩一南郊二明堂三

太皇太后不豫一星變一帝不豫一德音凡

九兩京畿河陽以永裕陵後土西京以修本

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成兩京畿河陽鄭州

以宣仁聖后山陵後土陝西河東兩路以西

邊進築九城以建西安州而建置久陰上清

儲祥宮成受傳國寶皇子生皆及天下

徽宗大赦二十六即位覃恩一南郊八明堂

三皇子生親謁原廟九鼎成星變二受八寶

究元立立皇子上玉皇尊號究定命宝太一
宮成罷方田放從熙豐數十四割湖北路以
平割湖儀賊熙河秦鳳永興軍路以收從趾
州熙河蘭湟路以撫定鄯廓熙河陝西河東
京西路以與後睢進池宝廣西以郁康吾之
儀湖土熙河蘭湟秦鳳永興軍路以開陝西
疆土四川以平西南夷淮南西路以平淮南
賊陝西河東路以破西夏陝西河東路以夏
入納款河北河東路以收從燕京燕山府雲
中路德音二十七四京畿內以日食以皇太
后罷同德政西京畿內陽鄭州以永泰陵後
一以陞端州為肇慶府以
皇太后服藥以日食正陽之月兩京畿河陽

以

欽聖憲肅皇后園陵復土四京畿內以宗旱

河宮成西京畿內河陽鄭州以

欽成皇后園陵復土西京畿以

哲宗神御殿成四京畿內以延福宮大以世

濮州為閣德府眞光寺對和宿泗楚揚亳蘇

常湖潤杭秀越穎徐洪州高郵無為軍江寧

潁昌府河南應天府及陳留縣管內以妖賊

殺濮素平洲京河陽鄭州以帝疾康寧以赦

復涂播州梓夔路西京畿河陽鄭州管內以

昭懷皇后園陵復土河北京西京東路以修

三山河橋成浙江東福建淮南路以方臘

伏誅京東河北河以盜賊而北卻元三以禁

中神御成以皇帝元命之月以神霄宫成赦
及天下
欽宗大赦二即位覃恩金国講和德音一河
北路以金人出境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右僕射李綱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
勤王之師大而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
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亦已勞矣
况疾病死亡皆不可勝數恩恤不及後後有
急何以使人上嘉納故此赦於二者皆詳
二十五年郊赦
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肖緣謗
訕皆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追因郊祀

赦贖然與之照雪或除罪籍或復元官既横
沈抑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至於姦贓衆籍已
証按治贓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
理公肆誕謾咸以違忤權臣爲辭今陛下方
開公正之路小人乃欲啓僥倖之門此正清
議之所不容也又況此曹嗜利之人與生俱
生未易悛革倘復濫仕適再臨民社且益務
掊尅以殘害吾民其害將有甚於前日矣請
特詔有司應向今來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
元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斷者乞止依元
斷條法施行詔刑部看詳本部言命官犯罪
若元因姦詐枉撓刑斷贓證結擬别無異
者並欲其元斷因依告示其餘特敘罪或因

緣連坐之人後來有司自許奏皆免押者衆
行聞其國除卯承朝廷指揮從之

光宗受內禪大赦

紹熙二年郊赦

赦中侍御史張釜言國家三歲一郊霈頻薦之澤以宰天下德至渥也然赦文與令甲牴牾者有大參攷已頒降省部令將各檢具到赦文內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見行條法法意寬而除或從嚴則改定赦文令捨嚴而就寬赦文本寬而法或從嚴則明載赦書令捨法而從赦毋令引法以沮赦具令國赦以隔恩如此則國家曠蕩之澤不為虛文從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

脩己而救災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
政不節與一歲三歉是政不節非所以得災
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衆異朋比抗忠
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重修婺州當人室
朋教以剝核起家閥至曰僕之君為僕父子
四人所執投迎斯紐內論辞其驗為閱沈此
鞫治成獄而還乙酉歎恩獲免至復登室八
之門哭悔之日朋教何不下莊狀殺茲事可
為冤債而州郡夫於奏論編無罪實歲至四
救出盜提人實切不死忠奸在忠何補於治
災
又曰淳熙其六年二月登極赦文又問所欠
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還有方出欽

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從為訴大夫崇諭其事遂令只償本錢

小人無義致至喧譊詔其五年七月

只為蠲三年以前者乘晉高祖天福

目敕云私下債負取利及倍者並放

復又云天福五年終已前殘欠並放

所放當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民

無及於惠矣形民間房貨欠租則從一

前皆免此之陋歷五代猶有所不若也

寧宗七月即位赦天下